

大脚风 · DAJIAOFENG · 大脚风 ·

枫亚著

# 大脚

孔

大脚风 · DAJIAOFENG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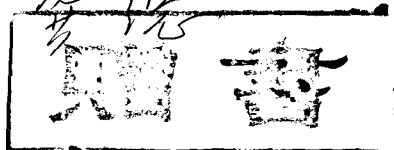
大脚风 · 文津出版社

1247.57  
F-53a

# 大脚风

枫 亚

校外李德



A0829630

文津出版社

---

“小汛无客莫碰腥，要煞饕头等大汛。”大脚人靠海吃海，晓得上街买海鲜，要弄清爽是小汛还是大汛，否则就会做“蠢大”(傻子)。大脚岛的潮汛规律，本岛百姓几乎人人皆知，除开白痴。这就是初一、月半起高潮(大汛)，初八、廿三转低潮(小汛)。大汛里，潮水汹涌，鱼虾旺发，渔人捕得开心，上市的货色多得交关，价钱只叫便宜；而碰在小汛里，情况则相反。

种田人不大记得日脚，他们靠看月亮升起的时间来判断日子。

“月点灯，今朝是十几啦？”拾狗屎拾出了名的兔唇嘴姚撼问绰号叫“月点灯”的张春林老汉。

“是‘快手婆娘’啦。”月点灯说。

当地有句谚语：“十七八，快手婆娘杀只鸭。”这是说，阴历十七、十八这两天，月亮升起得快。

“怪不到，我干枯滂滂多天了。”姚撼遇在小汛里是不上街买鲜货的。

这些“半句头”说话，只有当地种田人才听得懂内中的含意。

今天即是十七(或十八)，那已经到了“七潮水”(或八潮水)，是大汛的顶点了。于是，天刚蒙蒙亮，东保、西保的种田人(男客居多)，蜇着空竹篮，急冲冲地去大脚镇赶早市。东邻西舍在一条路上走，少不得腻戛八戛嚼些大脚岛以外的传闻。

“月点灯，听人说长毛占了南京，不让男客女客住在一道，男的从小馆到老头子，都被圈到一起住，女的不论小丫头还是老太婆都被圈到另一个地方住，就是结发夫妻也不让住在一起，这话你听说过吧？”姚撼一半是打听，一半是向张春林传播新闻。

“我也听说了。照长毛头子洪秀全这个做法，人会绝种的。”月点灯当真地评论说。

“不过，长毛有一个做法，叫种田人开心，就是没收田业主的地皮，平均分给种田人种。”

“那租子还交不交？”

“听说长毛只收一点点田赋，种田人不再向粮户交租。再说，长毛把粮户都赶到外头去流浪要饭了，粮户还哪敢收租？！”

月点灯半信半疑地说：“照这么说，长毛倒是为种田的穷苦人着想的。不过，传说归传说，事实究竟怎样，天晓得。”

兔唇嘴说：“真的分田，叫我当长毛，我愿意。”

月点灯何尝不是这样看，但他提醒说：“缺嘴，你这种屁不能扯的，是犯上的。官军对长毛是捉住一个杀一个，你趁嘴瞎说，当心肩膀上那把‘排壶’搬家！”

“我怕一只卵！长毛来大脚岛才好哩！前天半夜里我出来扯屎，见到南天有一颗屎星，又大又亮，从上往下厠，厠得很远很远。我料想，世道要变，是有文曲星下凡了！”姚撼念念有词，说得像真的。

月点灯激说：“长毛要来大脚，对你们姚氏宗族没有好处，姚尚正万亩地皮岂不充公？而对我们张氏宗族倒阮哈勿好，春彪在世时，充其量不过几百亩地皮嘛。”

兔唇嘴不以为然地说：“尚正这只虫料虽是姚家的族正，到头来，他发他的财，我拾我的狗屎。你不是不晓得，我租他四亩地皮，前年欠他三石租子，他还滚我三分利呢，你看这人心有多黑，哪讲族中情份？！长毛一来，他的地皮充公，我买几个炮仗放放。”

“那倒也是的。”月点灯趁嘴附和了一声。

说着说着，他们来到了南市梢。

今天因为是大汛，大脚镇的早市热闹得到处是嘈杂的人声，吆叫声，戛戛的笑声。刘歪嘴的茶馆里坐满了呷茶人。剃头店的剪头师傅叫三个徒弟端三张方凳在屋檐下，给中老年种田人刮“芋豆老头”（剃光头）。一个测字摊头，是由笼中鸟从笼中走出来，衔一张命相牌给主人，然后又乖乖地走进笼里去。今天因为测字人多，测字说命的那个穿长衫老头，竟然由往日十枚制钱提价为十五个制钱，但农人们并不嫌贵。要是为子女婚事排个八字，钱收得更多，最少要五十制钱。

道光年间的隆盛商号，如今挂了隆盛南北货公司的大金字招牌。巨贾豪富刘百晓，今天为了炫耀自己和洋人租界有来往，天大亮了，他还在隆盛南北货公司的梁架上吊了个简直比太阳还亮的灯。多少种田人挤在门看这盏灯的灯座里丝丝丝丝直叫。那灯泡亮得白里发青。

百官人踱着鸭子步走到店堂门口。他六十三岁了，身子也发了福，肚子鼓鼓的像个膨肚皮娘子，但脸上没有明显的皱纹，还像年轻时喝了酒那样面红汀赭。他堆满笑，用老花田鸡（大青蛙）鸣叫的浑厚声调，向农友们发话说：“诸位，曾见过这种新式灯吧？昨天，我从上海夷人租界弄回一盏，今朝天亮了也挂出来点一点，让诸位见识。往后，谁家嫁丫头、寻娘子办喜酒，用得着这新式灯，就到我们隆盛来借，我不收一文钱租钱，不过油钱要收的。”

农友们哄一阵笑。

“刘老板，这灯丝丝丝像蒸糕，又像吊烧酒声音，这是为啥？”免唇嘴挤上一步，指着灯问。

百官人诡秘地眨眨眼，说：“这是出气，就像饭镬子烧开了，镬里的水会‘商商商’叫差不多。”

已经不当保正的袁正邦，问：“弄得不好，会不会像放炮仗一样爆炸？”

百官人笑说：“亏你问得出，里边没放火药，它炸得了嘛？”

农友们放心地点头，相互喃喃着：“不炸就好，要是炸，准会把头片炸开。”

“说了半天，这灯叫什么名字？”有人问。

百官人答：“官名叫‘打气煤油灯’。”

“买一盏要多少钱？”又有人问。

百官人随口说：“便宜，顶多十两纹银吧。”

“乖乖，十两银子，还便宜呀？”几个农友伸伸舌头说。

在看热闹的人群后边，两个穿黑袈裟的尼姑，其中一个上年纪的是庆静庵主持洪高。她们也朝着这盏灯看新鲜。新出家才三年的小尼姑悄悄对洪高说：“师父，我们庵堂里也有一盏就好了。”

洪高说：“怎可点这种妖灯？佛爱的是烛光。”说罢，双手合了个十。

看灯的农友们慢慢散了，都涌到海鲜摊场去。啊呀，到底是大汛，这里鱼、

虾、贝样样齐全。红芒子虾、青虾、对虾、梭子蟹、小黄鱼、大黄鱼、馒头鱼、鲳鱼、鲈鱼、黄姑子鱼、大嘴鲢鱼、带鱼、月字鱼、海鳗鲡、蛤蜊、蛏、海蜇，都很新鲜。渔人们蹲在地上，面前放着簋子、筐子，招徕农友们买。

两个称达子的人，嘴里噫噫呀呀唱着，就像在牌桌上唱牌名那样诙谐有趣。“喂，老阿哥，老阿嫂，月字鱼买几条，带回去余余汤，儿子孙子吃了打耳光勿放！”“呃，大鲢鱼嘴巴大，种田人吃了劲头大！”“呃，海鳗鲡，像臂膊，小信头子吃了摇头翘尾巴！”

兔唇嘴、月点灯这类贫户，围在红芒子虾、馒头鱼旁边，掏了几枚制钱，和称达子的讨价还价。称达子的对农友顾客都叫得出名字，尤其喜欢叫绰号。他称了一碗红芒子虾，唱道：“姚缺嘴，要吃红芒子，买一两送半斤。”唱罢把红芒子虾倒进缺嘴的竹篮里。又唱：“呃，月点灯老伯伯，称点馒头鱼，买半斤，送一斤嘞！”唱罢，把馒头鱼倒进月点灯的竹篮里。

这时，隆盛酒家老板刘元顺挤了上来。他净挑值钱的好鱼好虾。什么海鳗鲡，什么带黄的大海蟹，什么青虾，什么一斤多重的大黄鱼……整整挑了几大摊。

称达子的问：“元顺，今天有大宴呀？”

刘元顺把嘴戳到称达子的耳朵门上，触落触落地说：“今天卓园有贵客，贵客是一位京官，好不过替我觅几斤鲜河豚来。”

称达子的不住地点头：“元顺要的货，我一定弄到。是中午吃，还是夜里吃？”

“夜里。”

称达子的拍着胸脯，说：“保证午后送来。是送酒家，还是送卓园？”

“直送卓园。今天由我掌勺。”

刘元顺付了一把墨西哥鹰洋，还掏出一些碎银子，算给了称达子的，便拎着两篮鲜货挤出人群。

农友们见刘元顺这么有钱，值钱海鲜一买两篮，都嫉妒地看着这个酒家大老板的背影。贫苦农人叹说：“大脚岛虽然小，阔老吃讲的还不少呢。”旁边的一个白须芽（胡子）老者摇头说：“人家吃一餐，抵上我们吃一年，这世道说

来说去苦了穷人。”

刘元顺经过隆盛南北货公司门口，把张炳华的一张请帖递给了刘百晓，说：“炳华请你赴晚宴，地点在卓园。”

百官人问堂侄：“炳华家来了什么客人，还发请帖呀？”

刘元顺附在百官人耳门上说：“是一个姓冯的大官，什么京城的编修，午后由浏河乘快船来大脚。”

“不是谈生意吧？”

“听炳华说，商谈办民团乡勇之事。”

刘百晓皱了皱眉头，心里想，少不得要摊派我拿银子了。但脸上随即浮出弥勒佛似的笑容说：“你告诉炳华，我赴宴作陪。午后，我让人把一盏打气煤油灯送到卓园去，晚上可以派用场。”

## 二

午后的大脚镇冷冷清清。农人们都在田间劳作，很少来上街的。一个身穿缎子马褂、鞋蹬孝鞋、约摸五十岁左右的男人，从镇东郊的卓园园门内走出来，他身后跟随着一个十三四岁的小书童，主仆二人朝着大脚镇东西街走过来。偶有相识的种田人，见了穿马褂的男人，恭恭敬敬地招呼一声：“张大人，上街走走呀？”

“上街走走。”张大人随口搭讪了一句。

主仆二人来到大脚镇唯一的一家轿行门口。轿行老板，一个抽鸦片的中年男人，笑脸相迎地问：“张大人，要轿吧？”

“来两顶。”

“去哪里？”

“码头接客人。”

轿行老板对院内喊轿夫：“阿毛，张大人雇两顶，来花的，不要蓝布的！”

“好嘞！”阿毛应着。

转眼工夫，四名轿夫抬着两顶接新人（新娘子）的花轿走出来。

张大人一看花轿觉得俗气，便说：“还是换蓝布的，但轿衣要新一些的。”

趁轿夫换新衣的空子，轿行老板殷勤地请张大人到行内小坐，并随口问曰：“张大人回大脚来守孝，往后还去山东吧？”

“我是不想远走了。”

“嗟，大脚庙太小，哪容得下张大人这样的大菩萨嘛。”听起来是一句恭维话，但说的倒也是实情。

这个张大人不是别人，就是道光朝早年的举人张炳华。道光二十七年，张炳华赴京参加丁未科会试，中了正榜为贡士，在接受道光帝殿试时，鸿胪寺官把张炳华的大名列在二甲进士之内。继而新进士们接受授官等级的朝考，张炳华考试成绩平平，被授七品知县官发往山东。张炳华在山东的一个县担任知县期间，勤于职守，两年后擢升六品州同，又两年后擢升五品知州。今次，张炳华因家父张春彪病逝，请求开缺回乡守孝获准。像这样一个五品知州官，小小大脚岛怎能容得下，除非他本人请求辞官，告老还乡颐养。

轿夫阿毛换好轿衣后问：“张大人，这就去码头？”

“这就去。”说罢，张炳华给轿行老板付了力资。

两项蓝布轿停在街上。阿毛请张炳华入轿。又对书童说：“小把戏，你也沾你家张大人光，入轿吧。”

书童不好意思入轿，被阿毛一把推入轿内。

蓝布轿停到码头上。张炳华和书童下轿后，坐在码头边的凉亭石凳上，眺望着大江江面。

如今的大脚码头，和十几年前比并未有大的变化。如说有变化，那就是在灯标旁边，竖起了一根柱子，柱顶上装了一个能随风转动的风向标。至于港湾内，眼下除了两艘拖虾船停泊外，所有渔船都远航去浙江定海洋面捕带鱼了。但码头西侧百步开外，不时传来叮叮当当的锤击声，那是刘百晓的二儿子刘明和经营的大脚造船场。此时一艘航海的平底沙船的龙骨已经拼上了樁头，估计再有几个月便可下水了；另一艘造好的沙船舱板上几个油漆匠正在涂抹桐油，一股桐油味随风吹来。张炳华闻不惯桐油味，不时用右手掌当扇子，扇着脸前的空气。

迎候了约摸半个时辰，仍不见冯桂芬乘坐的小快船的踪影。张炳华只好有耐心地等着，有时从衣袋里掏出鼻烟壶闻几下。当地有句俗话：“等人不来，望饅不开。”等人，往往会感到焦急而无聊。收起鼻烟壶后，张炳华把屁股从石凳上浮起来，双手剪到背后，步出凉亭，踱起步来。因为没有和冯桂芬谋过面，仅通过几封信，所以他脑子里想象着冯桂芬是何等模样的人。估计，此人是个善于思考而目光敏锐的学子风度的人，说的是道地的苏州口音。据张炳华所知，此人虽比自己小七岁，但他曾和魏源一起做过陶澍这位赫赫有名的两江总督的幕僚，当时冯桂芬未考中进士，而他于书无所不窥，对于天文、地理、兵刑、盐铁、河漕等的学问尤为渊博，已是个名重大江南北的年轻人，连魏源都赞赏他。冯桂芬在殿试中尤得道光帝恩宠，被授予翰林院编修，曾担任广西省乡试正考官。虽然，张炳华和冯桂芬同样是进士出身，但冯桂芬的地位要高于张炳华。张炳华对冯桂芬打从心里佩服。张炳华回大脚守孝后，得悉冯桂芬也因丧父而由京师返回苏州守孝，并奉诏以京官身份留在苏州举办团练。有心留在家乡走师夷长技之路的张炳华，便写信给冯桂芬，拜托他向署理江苏巡抚许乃钊疏通，说明自己愿意留在家乡太仓州帮办团练。冯桂芬回信张炳华，所托之事一有定论，即亲赴大脚岛造访，面述详情，并乘机览观扬子江口大脚沙岛的江海风光。今日冯桂芬正是践约而来，张炳华怎能不隆重接待？！张炳华心里嘀咕的是，许抚台有否具奏京师，自己的请术能否得到允准？

“老爷！看，小快船来了！”书童指着远处江面喊了一声。

张炳华举目远眺，果然一艘小快船向大脚码头驶来了。兴奋地等了约摸刻把钟工夫，小快船靠上了大脚码头。随即，从小快船上走下来一位身穿绸服、脚蹬孝鞋、年龄约摸四十三四岁的士人。不等此人走下跳板，张炳华满脸堆笑地拱手喊了一声：“景亭兄大驾光临，不才恭候已久了！”

来者正是翰林院编修冯桂芬。他拱手还礼说：“晔甯兄，幸会了！”

等冯桂芬下跳板后，小快船即抽回跳板，离码头返浏河去。

两位进士各乘一顶轿，径直去卓园。

大脚小镇，虽然曾留下过林则徐的足迹，但直接在京师担任官职的名人来此造访，还绝无仅有。因此，大脚镇的百姓听说京官到卓园作客，都立于店

铺门前，往沿街经过的蓝布轿门内看京官是何等样人。冯桂芬从轿门内探出一只白白的手，挥动着向大脚百姓致意。这对大脚百姓来说，一方面满足了观看京官模样的好奇心，另一方面增进了对在本岛张、姚、刘三大宗族中张族地位依然最高的认定，而在道光二十二年张春龙总兵在抗英战争中牺牲后，这种认定在张炳华考中进士前曾经发生了动摇，因为姚志飞和刘明祥先后捐了从六品官职，而压倒了原为八品文职的张炳华。现在，大脚岛百姓也懂得，姚志飞和刘明祥的官职是拿钱买的，而张炳华的官职才是凭真才实学赴北京考到的，而且姚、刘两族都从未有过京官登门拜访。

两段蓝布轿在卓园园门前停下。

“景亭兄请！”张炳华让冯桂芬走在前边，拾级向园门登攀。

园门门眉上，嵌了一块大理石，大理石上镂空刻了两个龙飞凤舞的狂草字：卓园。

冯桂芬停步，指着这两个狂草字，问张炳华：“贵府园林取名‘卓园’，总是别含一番深意吧？”

张炳华一笑，自嘲地说：“并无深意，只是避俗而已。”

“这话怎讲？”

“我造这座简陋的园林，是看了魏源师的‘絮园’后动工的。敝园最初我把它取名为‘脚园’，因为我家祖辈躬耕于大脚岛。我家的管家王四认为‘脚园’失之于过俗，他建议更名为‘足园’。可是征求我的好友姚志刚的看法时，他提议我更名为‘卓园’。我认为志刚兄的提议可取，就这样取定了这个名字。”

“原来如此。”冯桂芬点点头，跨进了园门。便见灰石堆叠，风骨嶙然，石隙中栽有曲松几株。绕过叠石，即展现一池，池中藕叶已枯，但见鱼群游弋。池边，垂柳成行，修竹几蓬，绿净如洗。池心，筑有一道拱桥。过桥，便盖有茅屋数楹，可容数十客。茅屋后是天井，两厢为五架梁瓦屋，正厅则为二层小楼。整座卓园围有高高的砖墙。砖墙外的绿林尚幼小，但树冠已超过了墙顶。

冯桂芬在张炳华陪同下，观看了卓园的风貌，笑而不语。

“景亭兄见笑了。和贵家乡苏州园林比，我这卓园太自惭形秽了，简直是一道小水沟面对滔滔大江。”张炳华自谦地说。

“晔薰兄过谦了。一个小小沙岛，能有如此一个幽雅去处，尤其几间茅舍点缀了农家渊源，妙极！”冯桂芬诚挚地赞赏说。

随后，张炳华把冯桂芬邀进会客的茅屋。屋内中堂位置，高悬林则徐在广州越华书院书赠给张炳华的四个大字：“师夷制夷”。冯桂芬对这四个字的兴趣极浓，感慨说：“我们江苏的老抚台林大人高瞻远瞩，虽然他不幸去世三年了，可是他的这一真知灼见，和他的抗英业绩一道，将永垂于华夏史册。”

“景亭兄之言极对。林大人对我的教诲，已事隔十余年，可是对于我始终一如在昨日。——景亭兄、入坐吧！”张炳华请冯桂芬坐定后，书童献上了香茗。

“晔薰兄，贵大脚确是个好去处，它地处扬子江头，东海、扬子交汇之壮丽风光，一览无余。且这个沙岛虽小，却是闭而不塞。沙岛上若是备有十只八只大小火轮船，那大脚人随时都可以遨游四海了。”冯桂芬赞赏着大脚沙岛的地理位置。

张炳华介绍说：“这一带沙地，时涨时坍，一百年后的大脚岛或许早就沉入江底了，但愿老天爷赐恩，不要让海水江潮将大脚冲掉。”

冯桂芬心生一计说：“可以设法保沙嘛！譬如说，在沙岛周围沉入大石头以挡浪。当然这个工程是很大的，但奇迹是可以创造的。我们中国人，总不能老是听天由命吧。”

二人交谈了一会儿，冯桂芬才把话引到正题上来。

“晔薰兄，你要我向许乃钊抚台请示的事，许抚台鉴于洪贼东犯苏、锡、常和上海，确保京师漕粮之仓的江南不陷于洪贼之手，许抚台按皇上旨意，在全省各州县都要速办团练，藏兵戎于民间，以补绿营之不足，因此许抚台急需广用得力官员参与举办团练之大事。他见晔薰兄有意留在江苏，这对于他真是求之不得。他当即具奏京师，三天前收到廷寄，京师允准你留太仓州帮办团练。许抚台要我通知你，你可于近日去太仓州府报到视事。喏，这封公函，是许抚台亲笔签署的，你可持此函去州府接谈。”冯桂芬说到此，把公函交给了张炳华。

张炳华看了公函，喜形于色地说：“请景亭兄转达我对许抚台的敬谢之

意，所委之事，我当尽力去办好。我也要感谢景亭兄替我疏通，才这么快把此事落定下来。”

冯桂芬挥挥手，笑说：“小事一桩，晔薰兄何出此言。往后，我在苏州，你在太仓，办的都是团练事，彼此往来断不会少。再说，你我在追随林、魏‘师夷长技以制夷’之抱负上，可说是志同道合，彼此切磋也不会少。”

张炳华喜上心头，说：“我是才疏学浅，不能和景亭兄相提并论的。”

冯桂芬问：“你是哪年生？”

张炳华说：“嘉庆七年。”

冯桂芬笑说：“我是嘉庆十四年生。这么说，你是老大哥了！中举你很早，又当了几年知州，而我一直在舞文弄墨，论治理事，我远不及你的。”

张炳华说：“景亭兄过谦了。魏源师最近有信给你吗？”

“上月他还来信。从信上看，他正在忙于举办团练，但他对洪贼作乱，颇感忧心，说要辞官信佛，去杭州隐居，与龚定庵之墓作伴呢。”

“是的，他在给我的信上，也是怎么说的。他生于乾隆五十八年，可谓与少穆大人同辈。人到老年，易生隐居之心。不过，他是做学问之人，即使隐居，也不会休笔的。”

“即使休笔，他的经世论著，改革之大志，早已奠定了他是中华杰出学子之地位了。”

二人越谈越投机，不觉已到了薄暮时分。忽从后天井的正厅中射过来白中带绿的耀眼光芒。那是刘百晓差人来给卓园正厅点亮的打气煤油灯发出的灯光。

“唷，该用晚餐了。”张炳华这才意识到已经到了晚餐时间，“景亭兄，今晚我邀请了大脚岛上的几位名绅来陪你。办团练，官府不出钱，还得靠乡绅出资举办。邀请他们几位来，让他们聆听景亭兄谈谈办团练之事。我希望敝乡大脚在办团练上，为太仓州所属各县乡做个样子。”

“晔薰兄之言极是。大脚岛是兄之故乡，而你又是本州府团练帮办，谅必能把大脚办成团练之乡的。”

二人边说边走入后天井的正厅。

这时，姚尚正、刘百晓、张春平、姚志刚不约而同，步入了正厅。

张炳华向大脚诸绅介绍冯桂芬说：“各位，这位就是名震大江南北的翰林院编修、吴县籍名人冯桂芬先生，字林一，号景亭，现奉诏以京官身份在苏州举办团练。这次冯先生在百忙中亲临敝岛，指点办团练之大事，乃是我大脚岛之幸事。”

姚尚正、刘百晓、张春平代表大脚三大宗族，拱手向冯桂芬致意。姚志刚立于一旁，也向冯桂芬拱手致意。

“诸位，幸会幸会。大脚人都说吴语，本人是吴县人，和诸位也可算是半个同乡呀！”冯桂芬这几句话说得亲切，场上气氛顿变随和起来。

接着，张炳华向冯桂芬介绍众绅士。

“这位是名贯崇明县的姚尚正老先生。”

姚尚正已是古稀之人，背有点驼。他老态龙钟地向京官躬了躬腰。

“这位是敝岛巨贾刘百晓老先生，他的大公子在上海英租界谋事。”

大腹便便的刘百晓，学着姚尚正的样，也向京官躬了躬腰。

“这位是我们张氏宗族的族正、田业主张春平老先生。”

张春平也已逾古稀，但耳朵不聋，听侄儿张炳华称他是族正，连忙纠正说：“是族副，不是族正。”

刘百晓打趣地插话：“春彪不在了，春平当然就是族正了。”

张春平说：“族中还没有议定呢。”

刘百晓说：“照官场说法，春平权且做个署理族正吧！”

众人都笑起来。

最后，张炳华向冯桂芬介绍姚志刚说：“这位是拔贡生、我的好友姚志刚兄，现在代其令尊操理田业。”

姚志刚彬彬有礼地向冯桂芬躬了躬腰。

介绍完毕。刘元顺把酒菜搬上桌摆好。

“请！”张炳华请贵客冯桂芬坐头位。

今年才四十二岁的冯桂芬见在座的都比自己年长，他推让着请姚尚正、张春平两位坐头位、二位。但姚、张两位老人执意不肯坐。经过一再推让，最后

冯桂芬还是被按到头位上坐定。张炳华则作为东道主坐在贰位陪客人。其余四人便随意落座了。

举杯之前，张春平老人好奇地望着嗤嗤发响、白光四射的打气煤油灯。

刘百晓对张春平说：“这新式灯，是洋人租界内我的一位原在广州十三行供职的老朋友赠我的礼物。眼下这种灯在洋人租界也不很多。据说，这盏灯能抵一二百支蜡烛呢！”

张春平惊讶地赞叹：“乖乖龙丁冬！”

冯桂芬借题发挥说：“上海有了洋夷租界，新鲜东西层出不穷。我们中国人可以把洋夷的新鲜东西学过来为我们所用，这可是一件快事。”

“对对，对。”众人附和。

今天的菜肴，是大脚式的。有几只菜，冯桂芬从未见识过。例如，“灯盏蛤蜊”、“蟹子豆腐”、“海参烩红海蜇头”。而这些特色菜肴，恰是大厨师、酒家老板刘元顺的拿手好戏。尤其是烩红海蜇头，火候掌握特别重要，只要多烩几分钟，整个海蜇头便融化得无影无踪。在京师和苏州吃过多少宴席的冯桂芬品尝着这些大脚土菜，倍加夸赞。

酒过数巡后，张炳华请冯桂芬讲讲今日局势和举办团练以对付洪贼造反军之事。冯桂芬谦虚地说了一句：“我知道得甚少，随便给诸位讲一点。首先，我遵许乃钊抚台之托，宣布一件与各位有关的事，这就是，许抚台得到京师军机处允准，著山东省五品知州官张炳华开缺留江苏省太仓州为团练帮办。”

“炳华留在江苏，太好太好了！”刘百晓兴奋地说。

“军机处的这一允准，和对付洪贼东犯之企图有关。”冯桂芬顺着这一话茬说开去，“各位知道，道光二十二年签了‘南京条约’，五口通商，夷人在通商口岸开了租界。眼下，英、法、美、俄诸夷尚无新的启衅迹象。危害大清安宁的粤贼洪秀全，以‘拜上帝会’名义，煽惑农夫，在广西桂平之金田村起事造反。没有料到，在短短三年多时间里，粤贼之势可谓风起云涌，皇上派众多官军进剿，官军被粤贼打败。粤贼号称二百万之太平军，于今年二月初十攻占金陵，原两江总督陆建瀛大人、江宁将军祥厚均于金陵城内被粤贼所杀。现在两江总督是怡良大人，江宁将军是托明阿大人，署理江苏抚台是许乃钊大人。粤贼

占金陵后，定金陵为伪都，名曰‘天京’。洪秀全野心勃勃，今年四月初一派出二万兵马向中原窜犯，妄想直打到北京去。目下该股太平军和江淮作乱的捻贼勾结，异常猖獗，有锐不可挡之势。今年四月，洪秀全还派大军由‘天京’西征，五月初占安庆，石达开坐镇在安庆，前些天我在许抚台处的邸报上见到，武昌县、汉口镇、汉阳府均为逆贼攻占（这是逆贼第二次攻占武汉了）。另一股太平军向江西南昌猛攻，江西局势危殆。‘天京’以东情势又怎样呢？太平军虽然攻占京口（镇江）、扬州，但官军在孝陵卫屯兵九万，建了江南大营，包围‘天京’。皇上命江南大营之官军攻击南京（金陵），几次进攻，均未得胜。官军江北大营，奉皇上命攻击逆贼所占之扬州，目前战况若何尚不清楚。在大局危殆情势下，皇上多次严飭各省迅速建团练，以补官军战力之不足。”

“景亭兄，吃酒，撻菜吃。”张炳华见冯桂芬讲这么多，未呷一口酒，便劝他呷酒，吃点菜再说下去。

刘百晓吃了一口菜问：“冯先生，这团练作何解释，是不是和绿营有所不同？”

冯桂芬呷了一口酒说：“按皇上谕令，要劝谕绅耆，广募练勇，互相保卫，事易功倍。皇上又诏令说，实行团练使贼无可掠之食，无可窜之路。皇上还诏令说，敕各省绅士在籍办理团练，无事则各安生业，有事则互保身家；团练一切经费均归绅耆掌管，不假吏胥之手；所有团练壮丁，亦不得远行征调，团练为坚守乡里，以子弟卫父兄，以家资保族堂的百姓自办武备者也。”说到这里，撻吃两口菜。随即又说，“团练者，是乡团和练勇的总称。乡团之壮丁，由各家出人，守望相助，暇时才作操练，又叫团勇。练勇就不同了，天天训练，有警守卡口作战之责，犹若绿营兵，不过不穿戎服而已。”

刘百晓说：“照冯先生这么说，乡里举办团练，经费全由乡绅拿喽？”

冯桂芬点点头说：“皇上是这么飭令的。”

刘百晓转过脸，对姚尚正、张春平说：“尚正兄，春平兄，你们听清了吧？你们要拿钱办团练啦！”

张春平说：“百晓，我们几家拿，你也跑不掉的。”

刘百晓说：“那是当然了。”

姚尚正平日老说自己耳朵聋，可听到要拿钱，他一点不聋了，说：“得拿多少？”

刘百晓说：“你先准备一千银子吧。你想，练勇、团勇要买枪械、大锣。守望出巡要给团丁贴饭钹，一天不多，一月一年算下来就吓人了！”

姚尚正向来以吝啬出了名。他一听先拿一千银子，急了，说：“拿不起的！硬逼我拿，我只好听天由命，长毛占了我们大脚，听候长毛发落就是了。”

半晌未插一句话的姚志刚，这时才开了一腔，对父亲说：“爹爹，真要是长毛来了大脚，像我们这样大户，还保得住身家呀？”

冯桂芬说：“逆贼占了金陵，附近田业主的家产被没收，人被拷打，所以田业主十室九空，不少逃来苏州、常州避难。”

张春平问：“冯先生，听说长毛对穷苦的佃农好，不准佃农向田业主交租，只向长毛交很少的赋税，有这话吧？”

冯桂芬说：“按照逆贼目前的告示看，是这样的。”

刘百晓说：“尚正、春平，你们盘算过来了吧？怎么能拿钱办团练？”

姚尚正耳朵仍然不聋，说：“百官人，你想想看，长毛兵这么凶，旗军、绿营都被打得落花流水，我们举办团练，能打得过长毛兵了？”

刘百晓说：“办总比不办好嘛！再说，天下到底是大清的，还是长毛的，目下还难说嘛。”

冯桂芬赞赏刘百晓的这番话，说：“刘老先生言之有理。江苏全省都办团练，几百万壮丁，其力量也属可观矣。”

姚尚正、张春平从冯桂芬话中听出，团练是非办不可，田业主是非出钱不可了。他们皱着眉头相觑苦笑。

刘百晓问冯桂芬：“冯先生，听说长毛对商贾也不让做买卖，是吧？”

冯桂芬说：“逆贼占领一地，在该地辟一条买卖街，也抽税的。”

刘百晓松了一口气说：“只要准做买卖就好，抽税是免不了的。”

姚志刚问：“冯先生，洪秀全下令烧毁儒家经典、男女不准同室相居，确实否？”

冯桂芬说：“焚烧儒家经典，逆贼在湖南时有过。目下，洪贼改了口，暂不

焚烧。至于男女分居，是确实的。金陵城内，就分男营、女营，不让见面的。”

姚尚正说：“那人不是要绝种了？”

冯桂芬说：“所以逆贼此举，颇遭百姓反对。就凭这一条，逆贼想霸占中国必不能成。”

张春平说：“长毛算不算人？他们父母不在一起，哪能生下他们嘛？！”

这时，刘元顺端来一盆红烧鲜河豚鱼。他自己当着众人面先尝一口，说：“我保证没事。不过，冯先生尝不尝，不勉强。”

张炳华指指刘元顺，对冯桂芬说：“他是我的妹夫，隆盛酒家老板，烹调河豚的名厨。”说着，也挟了一大筷吃进来，“嗯，鲜美至极！”

姚尚正、张春平、姚志刚都放心地挟吃。

冯桂芬看看吃河豚的几位，没一个说口麻中毒的。不过，他还是不敢伸筷。他在想，自己才四十二岁，因为贪吃河豚而毒死于大脚岛，太不值得了。他又和在座各位说了一会儿话，看看大家仍然没有任何中毒迹象，又听张炳华说：“景亭兄，如果我们几人中毒，早就口麻头眩了。你若愿尝，我可以保你的险。”于是，冯桂芬爽快地说：“好，听晔薰兄的，我也来见识见识大脚的河豚。”说罢，挑了一块最肥的送入口中，嘴巴磨操磨操几下，骨突一声咽下肚，随口赞说，“太鲜了！怪不得，老辈人说：‘拼死吃河豚。’这河豚这样鲜美看来冒一下险是值得的。”

刘百晓、姚志刚、张炳华三个年轻一些的人，都举杯向冯桂芬敬酒。四人把杯中酒一饮而尽。

眼看散席了，冯桂芬举杯，回敬大脚绅士们，说：“张炳华知州荣任太仓州团练帮办，我祝愿崇明县大脚乡举办团练能成为太仓州各县的楷模，这全仗在座各位绅耆鼎力而为了！”说罢，把杯中酒饮干。

姚尚正等人也都把杯中酒饮干。

### 三

冯桂芬造访大脚一个多月后，张炳华已与太仓州知州及州同等官员，去